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五回 勝子川二下南七省 趙昆福逃亡雙龍山

話說賊人進了樹林子，大喊一聲，拋刀於地。眾人要進樹林捉拿賊人，蕭銀龍恐賊人有詐，不叫眾人進樹林。候了工夫甚大，不見賊人蹤跡，銀龍說道：「我先進去看看究竟，眾位哥哥兄弟，你們把住了東南北，千萬別動，我進去看看，他若是打樹林子裡出來奔西面，西面乃是宅院，自然跑不了他。」

蕭銀龍左手打火折，右手擊判官筆，左瞻右顧，杏子眼亂轉，走進樹林一看，張德壽在樹林中被獲遭擒。銀龍叫道：「眾位兄弟哥哥們快進來吧！惡賊被人拿住了。」劉雲、屠士遠、歐陽德跑進樹林一看，賊人在那裡捆著。眾人問道：「誰將你拿住的？」賊人哼了兩聲，不能言語。歐陽德一看，賊人嘴裡有東西，歐陽德將賊人口中之物掏出來，問道：「是何人將你拿住？」惡賊不語。歐陽德道：「你要不告訴我，朋友，我教你皮肉受苦。」張德壽心中暗道：「我既被擒，還為什麼叫我皮肉受其苦呢？」惡賊遂對歐陽德說道：「你還問我誰擒的，你們倒是有多少人哪？我方一進樹林子，黑夜之間，連一個人影兒我都沒看見，底下一伸腿，將我絆了一個筋斗，一腳將我踏著，用匕首將我衣服刺下一塊，又摸出我的飛抓，捆完了我，將我的嘴堵上了。」銀龍道：「第一撥四位，是夏侯老伯父的東面，必是夏侯老伯父所為。」夏侯商元此時在樹林子東面土嶺後埋伏呢，聞聽蕭銀龍一喊，晃悠著大腦袋來了，遂說道：「不是我拿的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既不是你老人家拿的，這是誰辦的事呢？」夏侯商元老劍客道：「這是誰拿的？明明是買我一招。既是幫忙拿賊，就是我們這頭的，何必不言語呢？」

老劍客喊了半天，仍然沒有答聲的。蕭銀龍說道：「老伯父也就不用追究啦，久而自明。咱先將淫賊扛回宅內，有什麼事再說吧。」歐陽德說道：「我扛著王八羔子，他咬我，我就擰他嘴巴子。」歐陽德一下腰，將張德壽扛在肩頭，眾小弟們回歸勝宅，劍客仍然把守土嶺，準備捉賊。

不言惡賊張德壽被獲遭擒，單言惡道七星真人，乘著勝宅辦事煩亂之際，進了勝宅，灑了十餘處硫磺燄硝，老道先點的廚茶房，眾人奔西院廚茶房來救火，忽然間眾人喊道：「東院喜棚著了！」老道心中暗想：「我方才點著西跨院，為什麼東跨院又著起來了？」老道心中疑惑。老道意思是先點著西邊，眾人必奔西邊救火，眾人到了西邊，東邊必然沒有人了，他再奔東邊放火。他這裡方才將西邊點著了，要奔東邊去放火，東邊無故的火起來啦。老道心中暗道：「這必是人多，有吸水煙的，不小心之故，引起火來啦。」於是老道不往東跨院放火去了，他遂奔了南邊而來。老道來到花園之內，西角牆上隱住身形，就見勝宅亂成一團，鄉親門也來救火。老道忽然見東跨院火光已滅，燈燭皆熄，只是西跨院廚茶房的火著起來，連燒了群房。惡道心中方付：「我們師徒商量已妥，我放火，德壽姦淫老勝英的女眷，完事後花園聚齊。這孩子色上太親，必是勝宅女眷太多，這孩子只顧取樂追歡啦！勝宅人聲鼎沸，俠劍客太多，我不等小冤家了。」思索至此，由花園大牆跳到院外，出了花園子。古城村村南有一片樹林子，來到樹林子切近，一聽樹林子內嘩啦亂響，賊人膽虛，細一聽是大葉楊樹被風吹的亂響。惡道一看，有一棵大楊樹，粗有三尺，樹底下有一條黑影，好似一個人在樹底下蠕動，那賊人倒是膽虛，愈看愈像人，還是愈蠕動。正在看的出神之際，忽然那道黑影站起來啦，喊叫：「小子！你將我三大爺房子都點著啦，鏢打新人，你往哪裡走！」惡道口念無量佛。金頭虎大聲說道：「你是雜毛哇！」

亮一字杵跳起來擰頭便打，老道撒雙劍接架相還。原來，七星真人在平安鎮丟了劍，在莫州鎮上又配上了。惡道正與賈明動著手，楊樹林中，「刷啦」一聲響，縱出一人，掌中明亮亮匕首尖刀，大聲罵道：「萬惡的淫賊！哪裡逃走了？現有小毛遂揚香五在此！」近前亮刀就紮，二人雙戰惡道。工夫不見甚大，又聽楊樹林中嘩啦一聲，二英雄縱出樹林，一位是紅旗李煜，一位是鳳凰張七張茂龍，亮傢伙夠上步位，抖手就紮。四位圍住惡道動手，惡道心中暗想：「這四個小孩子我倒不懼，院內眾人若是都來了，我就難以逃走。」老道想至此處，金頭虎賈明喊道：「老道眼往四外直看，他是要走！誰要叫他走了，誰是他孫子。」四個人圍住了惡道來回的打旋，惡道動著手，便將雙劍交於右手，伸左手取飛劍，願意劈哪位就劈哪位，正趕上賈明哈吧著羅圈腿，劍到處嘍的一聲，金頭虎躺在就地，大聲喊道：「我活不了啦！這一劍劈下一半去。」張茂龍、李煜、楊香五一見賈明喊不能活啦，舍了老道，直奔賈明而來，問道：「怎麼樣啦？兄弟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下去半節兒，不能活啦。」

張茂龍說道：「哪兒下去半節兒？」金頭虎道：「小辮下去半節兒。」他們四個人這一舍了老道，老道奔從樹林中逃走，張茂龍道：「你這不是誠心放老道嗎？」賈明道：「樹林子中有人，咱們拿不著還不讓人家拿嗎？你們沒聽說過嗎？道人飛劍百發百中，倘若他照我眼上來一劍，我豈不成了瞎子啦？你們沒聽老前輩談古論今說過嗎？齊國二位公子爭天下，齊侯無道，二位公子逃亡在外，管夷吾保大公子狗奔回國，鮑叔牙保二公子小白奔莒。齊侯被弒，二位公子回國，先到者為君，後到者為臣。管夷吾知二公子小白的車在先，夷吾隨後追逐，追上小白的車輛，管夷吾叫道：『公子別來無恙？後面有汝兄到來，你不能前進。』小白說：『國家大事，不與別人相干。』管夷吾掌中搭箭，一箭射中小白，就看小白口吐鮮血躺於車上。夷吾笑曰：『一箭定齊國。』回去迎公子糾。鮑叔牙遂問道：『主公如何？』小白站起來說道：『並無損傷。』鮑叔牙問：『為什麼主公這樣呢？』小白說道：『你豈不聞神箭管夷吾？倘若他再發一箭，為之奈何？』惡道再來一劍，豈有我的命在？」小弟兄們在此談話，暫且不表。

單言惡道逃進樹林，就聽一人大聲喊道：「惡道你往哪裡走！黃三太在此等候多時。」舉刀便刺，惡道雙劍接架相還。

惡道是道歪人邪，劍法精奇，黃三太雖然學業長進，仍非老道之敵。惡道雙劍上下翻飛，黃三太向後一退，後邊正是一棵大楊樹，黃三太后背倚楊樹之上，惡道野馬分鬃，雙劍左右盤旋，三爺想往兩旁走，有惡道的劍逼著，所以只有向後退之能。三太這一靠在楊樹之上，惡道心中思索：「蓮花湖戰船上，老兒勝英一刀一個，連傷我兩個心愛之徒，今天我將三太小兒釘在楊樹之上，紮死三太小兒，也算給我愛徒報仇雪恨。」老道心中思索著，雙劍野馬分鬃，將三太逼至靠樹之時，右手劍用力照定三太肚腹紮去，耳輪中就聽啞的一聲，紮入樹中半尺餘深。

你道三太面朝南背靠樹，惡道野馬分鬃是假的，臨到擠至樹上的時候，惡道左手的寶劍用力向三太腹部刺去，惡道先是雙手寶劍，野馬分鬃勢，三太不能向東西躲閃，惡道左手的寶劍奔三太腹部刺去，西面可就沒有寶劍逼著了，黃三太急忙向西一閃身形，惡道左手寶劍紮空，紮入樹幹內半尺餘深。惡道在急力拔劍之時，三太舉刀奔老道頭上砍去，老道右手的寶劍向上一擡，就聽啞的一聲響。黃三太是棋勝不顧家，這一刀砍去，以為老道必然受傷，焉想到老道的厲害？在左手的劍擡三太刀的時候，右手的劍已經由樹幹上抽下來了，出其不意，左手的寶劍猶如電光一般，向三太咽喉刺去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三太欲待躲閃，勢比登天還難！見寶劍來至咽喉，三太將二目一閉，心中暗道：「我命休矣。」正在此時，就聽啞的一聲，三太睜眼一看，原來是惡道栽倒塵埃。見有一人，將惡道四馬倒攢攔好，站起身來，向東南去了，三太問道：「這是何人？救了在下，並將老道捉住，給黎民百姓除了大害。請留下姓名。」

那人並不言語，直奔東南而去，再看蹤影皆無，三太不住驚訝。

惡道說道：「三太小兒，你們有多少人在此樹林內暗算貧道？」

三太說道：「惡道，這是你惡貫滿盈，合該遭報，神人暗來保護姓黃的。」此時就聽外面金頭虎喊道：「三哥呀！別叫惡道跑了，千萬留神飛劍，惡道進了樹林子啦。」黃三太聞聽答道：「賈賢弟快來吧，惡道已經被獲遭擒，四馬倒攢蹄在這裡捆著呢。」金頭虎聞聽此言，急忙來至惡道切近，後面的香五、茂龍、李煜三人，他們跟蹤而至。眾人一見惡道綁捆在塵埃，楊香五叫道：「黃三哥！你怎麼將惡道捉獲？」三太是向來不會說謊語的人，遂將樹林中老道被獲的情形，對他四人說了一遍。

金頭虎賈明說道：「那條影兒就是我，我將他拿住的。」楊香五問道：「賈賢弟，你怎麼將他拿住的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惡道與三哥動手，我在後頭給了惡道一腳，將惡道踢倒，摸出繩子將他捆上啦。」老道罵道：「你是什麼東西？就憑你也會拿住貧道？你

再活這麼大歲數，也不是貧道的對手。」金頭虎叭叭打了老道兩個嘴巴子，將老道的衣服撕下一塊來，給老道把嘴堵住。楊香五精細，打開火折子，在老道週身上下一照，當時又將火折吹滅，說道：「賈賢弟真高明，救了黃三哥，捉住老道，在老少賓朋之中，賈賢弟這個臉算露足啦。」賈明聞聽，笑道：「不敢說是露臉，總算給百姓們除害啦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不錯，還是賈賢弟。你拿住的老道，可得你自己扛著。」

賈明說道：「那是自然，還能讓別位扛著嗎？」語畢，拎起老道，扛在肩頭上，直奔勝宅而來。

來到花園子切近，楊香五由大牆縱進去開開花園子大門，賈明扛著老道進了花園子，穿過後宅，直奔前院大廳。此時張德壽在那裡也是四馬倒攢蹄捆綁著，爺兒倆這一見面，誰也別說誰，金頭虎將惡道就在地下一放，說道：「惡道師徒真親熱，誰也離不開誰，爺兒倆作個伴吧。」勝爺與俠劍客此時俱都回到大廳，勝爺問道：「明兒，怎麼拿住惡道？」賈明滔滔不斷，就將以往之話，對勝三爺說了一遍。楊香五說道：「賈明你是用腿踢的惡道，我也不用問你別的，你使什麼暗器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我使飛抓。」楊香五笑道：「飛抓也成了暗器啦？你去看看老道脖子後頭是什麼東西？」賈明向前將老道用腳一踢，低頭一看，原來脖項後頭中了一枝錦背花裝弩。賈明向來是臉皮厚，叫道：「勝三大爺！不是我拿住的。楊香五小子真損，在樹林子裡還不告訴我，來到大廳上，當著這眾位，他損我。咱倆要去滾滾，小子，那算你比我武學高明。咱倆就此滾滾吧。」大伙一陣哄堂大笑。楊香五說道：「賈賢弟，你跟我幹什麼？」此時劍客要刺惡道師徒，一干英雄莫不亮傢伙，靜等老劍客一下手時，眾英雄必將惡道刺成肉泥。勝爺過去一把拉住老劍客，叫道：「老哥哥且慢，容小弟有話上陳。」劍客說道：「今天將惡道師徒拿住，若不急速結果了他們性命，倘若放走，必然傳種留根，賊子娶賊婦，流毒無窮。今天你若不教老夫刺了惡道師徒，我這條老命就不要了！」勝三爺叫道：「老哥哥！你老人家且息怒，小弟尚有下情。老哥哥請想，小弟是鄉村莊農之家，前者蕭銀龍殺惡賊秦義龍之時，眾鄉親就有議論此事的；今者火雖救滅，眾鄉親好幾百號，都在院內，倘若再殺了惡道師徒，教眾鄉親看著實在不好看。再者說小弟在鄉村之內，向來以厚道待人，要是這麼一辦，將小弟父子之名聲一旦破壞。還是暫且勿用動手，容將眾位親友們謝完了走後，然後咱們大家再同議消滅這兩個惡賊之計。小弟我焉能放了呢？除惡即是安良，這宗賊人，不知殺害了多少烈女節婦，忠臣孝子，我不但不放他，我還不能往官面送他；要是一往官面送他，他就樂啦，送到官面，他越獄不是猶如走平地一般嗎？」

道爺諸葛山真說道：「老劍客請釋怒，勝施主之言是也。先叫三太、香五、茂龍、李煜，將外面追賊之人，沒有回來的，俱都請回來，然後叫勝奎磕頭謝眾位救火的鄉親。」西跨院燃燒了二十七間房子，東跨院之火，並不是老道所放，乃是有人在暗中，有意識的放火，為的是東跨院好有人，要不然眾人都奔西院救火，惡道便向東院來放火了。故此東院之火，只燒了幾塊天棚的簷子，燃的並不是灑了燄硝硫磺之處。惡道師徒何人所獲，大家均莫知其人，至其不露名姓，大家亦莫明其妙。三太等將外面的人俱請回，勝奎與眾鄉親俱都道了謝，眾鄉親走後，廚茶房也俱都安歇，大廳上只剩本宅的家人及德行之人。

蕭銀龍與賈七爺出的主意，不在宅內殺惡道師徒，恐其污了宅院，將惡道師徒活埋了。調遣長工月工，在花園東面的樹林子西邊土壟下打了一個深坑，六尺寬七尺長，愈深愈好，刨不出來水就往下刨，以見了水為止。長工月工由後花園門出去四個人，前去打坑，人多好作活，不一會兒的工夫，將坑打好。小弟兄去了六個人，長工扛著張德壽，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扛著老道。」出了後花園，楊香五將後花園門倒帶上，眾人穿過樹林子，來到土坑前，長工將張德壽拋在坑東面，金頭虎將老道拋在坑西邊，土在南培著。金頭虎問道：「雜毛老道，你與你徒弟是抵足而眠？還是俱都頭朝北呢？」銀龍道：「得啦，五哥，惡賊到了這個時候，就不便奚落他啦。」長工月工抄起鐵鍬，方鏟下一鐵鍬土去，就聽樹林子裡面一聲喊叫：「你們鏢行要造反？竟敢活埋人！」眾人一看，由楊樹上頭朝下落下人，蠅子倒爬下來的，離他三尺，一翻身起來，來到眾人面前。此人由腰間撒出一物，白素素的，三尺來長，茶碗口粗細，來到眾人面前，將此物一抖，黃三太頭昏，楊香五足跟打晃，左邊倒下，三太右邊倒下。香五、張茂龍一抄鏈子錘，李煜一抖鏈子槍，上前就打。此人一抖那物，二人俱都栽倒。蕭銀龍取寶馬平安散聞解藥，金頭虎撕衣裳襟堵鼻子，此人一抖那物，金頭虎耳朵一鳴，翻身栽倒，蕭銀龍雙筆一點，此人一抖那物，蕭銀龍就覺口內發甜，眼睛一黑，翻身栽倒。長工月工將要逃跑，此人趕奔進前，對著四個長工月工，一抖那物，四個長工也俱都栽倒。

說書的一張口，難說兩家的話，單說勝三爺等在喜棚裡面等候埋人的回來，去了工夫很大，仍不見到來。忽聽房上東南角有人喊叫：「勝三哥快去救黃三太等十人！去晚了，十人命休矣！」勝三爺一聽，攬魚鱗紫金刀，孟二俠攬七星刀，蕭三俠攬金背折鐵寶刀，三位老者攬刀，穿內宅而過，蔣伯芳合著棍而追，方過了內宅，蔣五爺就跑到三位老者前面。到後花園一看，門關著呢，蔣五爺兩腳將門踹落，出後花園奔楊樹林。

此時抖沙布口袋之人，將老道先舉在坑外，後又舉張德壽，然後此人縱上來，解老道的繩子，老道自己掏出口中之物。此人又給張德壽解繩，老道叫道：「師……」剛說出一個師字來，此人擺手說道：「念緩。」老道說道：「你老人家救了我們師徒，咱給勝英留幾條命案吧。」老道拾黃三太之刀，方要動手，蔣五爺合棍趕到。老道一看，念了一聲無量佛，抹頭便跑；張德壽尿屎滿褲，隨後也跑。此人見蔣五爺已到面前，將白紗布口袋一抖，蔣五爺翻身栽倒，後面三俠這才趕到。勝爺攬刀趕奔那人，就聽樹林中有人喊道：「勝三哥不行吧，還是使冰鑽吧！」一句話提醒老三俠，勝爺刀交左手，右手登鏢；孟二俠左手攬七星刀，右手登蓮子；蕭三俠左手攬金背折鐵刀，右手登紫金鏢。抖白布口袋之人，抹頭向西南，鶴行鹿伏而逃。三位老俠客說道：「追！」正在此時，由北面樹林中出來兩個人說道：「別追，先看看咱們的人吧。」老三俠一看，十一位叫之不答，呼之不應，比人多口氣。聾啞仙師道：「你們老三位在此處看護，我們去宅院叫人。」工夫不見甚大，來了十餘人，也一位扛一個，將挖坑傢伙兵刃全都拾起，來到勝宅大廳前，往地下一放，道爺說道：「快取涼水。」將涼水取來，給眾人噴，仍然緩不過來；又取出寶馬平安散給眾人吹，仍然不行，還醒不了。耗至天光大亮，十一位仍是昏迷不醒。涼水在此時，老義僕勝忠與婆子媽媽來到喜棚下，叫道：「老當家的！新人死而復生者兩次，丫環婆子用刀割去腐肉敷上藥，不知如何呢。」勝爺頓足說道：「我的兒婦死了，我再給勝奎娶一房。十一位怎麼辦？蔣五弟自幼蒙恩師教養，到如今可稱蓋世的英雄；蕭銀龍千頃地一根苗；黃三太家有寡居之娘，北路鏢頭黃昆無子，那黃昆乃是三太之叔，三太一門兩不絕；張茂龍自幼失怙恃，我正要與他娶妻生子；楊香五並無三兄二弟；四位長工月工每年受大累，賺我二三十吊錢。倘有好歹，我怎去見人一家老少？世上沒有為難的事，勝英就是為難的人，勝英生不如死。」勝爺正在焦灼之際，聾啞仙師道：「勝施主，你不用掛念他們十一位，這不是俗家辦的事，你不是得罪和尚，就是得罪老道啦。我聽見我們同道之人談過，此物名為香砂搖魂袋，如熏躺下人，非本門之藥不可解，要找不著他本門的解藥，一時三刻藥勁就解啦，人是復舊如初，這十一位決無危險。」大伙正在說話之時，就見銀龍、賈明俱都手腳動轉，工夫不大，二人俱都坐起來了，三太等眾人也都坐起來了，最後蔣五爺也緩醒過來，勝爺心中稍安。銀龍叫道：「五叔！你怎麼的？」

蔣五爺說：「我後到的。他一抖紗布口袋，我聞有一股子香氣，便不知所以了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你看準那人沒有？」蔣五爺說道：「我也未留神。」銀龍說道：「我見那人不是禿子就是和尚，鬢角銜亮漆青。」道爺說道：「勝施主，你看怎樣？可有一宗，這類人決不空著手走，你家中若有奇珍異寶多要留神。」勝爺遂叫勝奎與者家人勝忠，趕忙查點貴重物品。二人查看一遍，並無所失。勝爺說道：「再告訴親朋有什麼要緊的東西，都查點查點。」諸葛山真與弼昆和尚到東跨院查點東西，工夫不見甚大，僧道二位回到大廳前。諸葛山真喜怒不形於色之人，眾人一看，心中納悶，只見老道混身立抖，顏色更變，叫道：「勝施主，吾命休矣！貧道我失去三宗要緊的東西。頭一宗我佩帶五十年的寶刀沒有啦，使寶刀寶劍之人，有德者居之，無德者失之。又將費盡二十餘年心血所製造的桿棒也失去了。百草轉陽丹丟了兩包零二十粒，那倒不要緊，是貧道行方便的。」語至此，道爺藍布道服亂抖，顏色更變。勝三爺一捋銀鬚，對大伙一陣大笑：「唔，哈哈！」大伙一看，俱都一怔，勝爺說道：「房子燒了我再蓋，兒媳婦死了我再娶，我不能叫好朋友為難。百草轉陽丹，道兄尚能再配，我二下南七省辦三件事：一者尋找寶刀，二者尋找桿棒，再者我拿住惡道七星真人，或紮他一刀，或踢他一腳，或結果他的性命。這三件事如辦不到時，我將我這把老骨拋在南七省，誓死不還

古城村！」語畢，遂叫道：「勝奎！備馬打點行李。」勝奎叫道：「老爺子！你毒藥箭傷還沒大痊癒，如何能遠行？」勝爺叫道：「小娃娃！箭傷何足為論？小冤家你給眾賓朋行禮一謝，你們眾位有家眷，哪位也別同我前去；沒有家眷的，咱們也別同走，眾位可以與我在杭州齊會，因為惡道出家杭州，食毛踐土之地，他決不肯離。拿住惡道，找著兵刃，咱們眾位在鏢局集齊，我再給三太他們整理一年半載買賣。勝奎娃娃，行囊之中多打點散碎銀兩。」有賓朋要攔阻勝三爺之人，道爺擺手說道：「不必不必。」要攔住不叫勝爺走，勝爺就該得性急啦。老人家勝忠問道：「老爺子，給你備哪匹馬？」勝爺叫道：「勝忠，備黃驃馬。」勝忠說道：「黃驃馬口老一點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有驃是好馬。黃驃馬我自幼乘騎，吾年老矣，馬亦老矣，安忍棄之？且馬雖老，驃尚在，尚可代步。」列位，勝爺之為人，最長遠不過，待人接物，忠厚持久，所以交下的朋友，莫有不與勝爺肝膽相交的。列位，列國時管子伐孤竹迷路，老馬引路，困乃得免。勝忠將馬預備安穩，勝忠打點了行囊，勝爺與大伙作了一個羅圈揖，叫道：「眾位賓朋們！你們要去杭州的，等我走出二五七日，你們再隨後而行，咱們是杭州齊集。」勝忠叫道：「老當家的！你就走啦？」勝爺說道：「我就此起身。」

黃三太眾小弟兄及一干老俠劍客，俱都送於門外，勝爺又對大伙作了一揖，叫道：「勝忠，我此去一年半載也不定，三年二年也不定，也許將老骨扔在外面，老哥哥家務事你多要當心。」

又叫道：「勝奎、孟福！你哥倆要專心學習文武，家規不許與我擅改。你二人在你二孀娘跟前要多盡孝道，老主管可以與你二主母商議，他要二少爺，便叫二少爺給他扛幡架靈；他要大少爺，便叫大少爺與他扛幡架靈。家務事俱率由舊章。」勝奎、勝忠俱都唯唯受命。勝爺語至此，叫道：「老主管，帶馬來！」

勝爺接過絲韁，上驢坐了，一抖絲韁，那匹馬猶如電閃星飛，一氣跑出三里多地，那馬四蹄板亂翻，塵土四飛，眾人再看，勝爺蹤影不見。勝奎、孟福、蕭銀龍、楊香五、黃三太與老人家等，俱都眼淚汪汪。

勝爺跑出去三里多地，回首不見眾人，這才徐徐而行。勝爺在馬上曉行夜宿，饑餐渴飲，過了些莊村鎮店，庵觀寺院，自覺著心中爽快。忽然間覺著背後嘎啞一響，毒藥箭的傷痍已落。勝爺自己不由的一笑，心中暗道：「在家中雖然有男女下人伺候，倒不如行路舒服，勝英真是福薄之人也。」沿路上踩探七星真人師徒的下落，蹤跡皆無。至七月初旬來到杭州，老英雄思索：「投親不如訪友，訪友莫如下店。早晚回店，多給伙計們幾個零錢。」勝爺心中思索著，向前行走，看見有一家客店是落地重修，門面整齊，勝爺拉著馬在店門口繞彎。由店中出來一位老者，年有花甲，青布大褂，白襪青鞋，上下打量勝爺，說道：「你不是勝老達官嗎？」勝爺見問，說道：「老者何由識我？」那老者答道：「你不認識小人了？小人姓鄒，排行在四。前二十年你住這店時常常周濟我，我在此當伙計常受你的恩惠。現在這個小買賣歸我主辦了。」勝爺道：「原來是四掌櫃的。四掌櫃你闊啦，真是多年的道熬成河，四掌櫃的也當了掌櫃的啦。」說著話，鄒四給勝爺接過馬去，讓到北跨院東廂房，給勝爺打水沏茶。勝爺喝著茶，思想多時，暗說道：「怎麼惡道蹤影皆無呢？」勝爺用完了酒飯，皆因為在家裡享了三年清福，不似當年那樣耐勞，就覺身體乏倦，未曾喝茶，便沉沉睡去了。睡到三更天，就覺口乾舌燥，有心叫伙計沏茶，又恐怕伙計不願意，心中暗說：「等明早再喝吧。」勝爺翻來覆去，等到天光一亮，勝爺先整理好了衣服，叫伙計們打了淨面水，勝爺問道：「有開水沒有？」伙計說道：「有，你老人家稍候一時。」工夫不大，伙計將水打來，勝爺洗完了臉，然後喝了一杯白開水，腰中帶上點散碎銀兩，出店閒遊。打錢塘門外繞到東門外，時已日上三竿，勝爺一見，繁華勝於當年。

勝爺由夜裡口就乾渴，喝了點白滾水，此時仍是大渴，勝爺向南北一看，意欲尋找茶鋪。找夠多時，見坐南有一家挑茶牌，上書「揚子江心水，蒙山頂上茶。」勝爺這一進茶館，大禍臨頭。勝爺進了屋中一看，高朋滿座。勝爺有心要轉身退出來，見有兩個中輕之人，叫跑堂過去，給了茶錢，臨走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那大年紀還上茶館喝茶來，涎痰吐沫一地。走了，咱們回去吧。」勝爺一看，空了兩個座位，勝爺遂叫跑堂過來道：「你與我沏一壺好茶葉，我必多給你酒錢。」跑堂笑嘻嘻的說道：「老達官爺，你在我們這兒喝一回茶，下回你還想上我們這兒來喝呢。」勝爺渴急啦，喝完了一碗，又倒一大碗。剛端起來要喝，就見喝茶的起來三十多位，齊聲說道：「掌櫃的才起來呀。」勝爺回頭一看，見此人有點面熟，似乎在那兒見過，臉上一臉白圈癩，大圈兒套小圈。勝爺自解說道：「我山南海北哪兒都去過，熟人很多，一時想不起來了。」思索至此，仍然喝茶。眾喝茶的一跟這位掌櫃的客氣，這位掌櫃的對眾茶座道：「眾位不要如此，來到我這兒照應我，就是財神爺。我本來不會作買賣，自開市以來，蒙大家光顧，真是高朋滿座，勝友如雲，買賣還是真不壞。但是我這間屋雖然是一間半大，還是窄小，眾位茶座來到這兒喝茶，放零碎東西帽子等，都沒個地方。今天我想了半天法子，東面板牆上，我打算作一個窟窿，掛上一塊板，用鐵絲一吊，眾位看著好不好呢？」有一位喝茶的說道：「好好，占天不占地，茶座放個帽子零碎，堪稱便利。」

你道此人是誰？正是莫州廟上勝爺恩放的秦義龍大徒弟金面鬼吳升。自從三關廟內逃走，在北方做了兩水買賣，逃到杭州，住在客店之中，腰間帶三四百銀子，住了有一個多月，店中的伙計跟他非常親近，這一日他將伙計叫至面前，對伙計說道：「我打算作一個小本的生意，你能給我幫忙嗎？我這個作買賣，並不在乎賠賺，只要夠了挑費，咱們就能幹得長遠。」

這位伙計一聽，非常的願意，倆人一商量，伙計說道：「現在錢塘關東門外，還就缺一樣買賣，這宗買賣，還是一本萬利，我還不外行。」吳升問道：「什麼買賣呢？」伙計說道：「東門外現缺一個茶館。」吳升一聽，深以為然，遂將所存的銀子拿出來，便交給店裡伙計，並不說長道短。完全叫伙計自己看著去辦理。這個伙計這麼高興，將買賣立起來，還是非常的熱鬧。這日勝爺進茶館喝茶，正是吳升的茶館。吳升這一進來，眾人一讓，勝爺抬頭一看，面貌很熟，他又一看勝爺，二人這麼一對眼神，吳升這小子不由的就是一怔，心中暗道：「這不是老勝英嗎？他怎麼來到這裡呢？」仇人見面，分外眼紅，這小子想起來古城村師弟被害，大卸八塊之事；並且聽人傳說，他老師飛鏢秦義龍上古城村行老勝英的人情，行刺未果，被勝英亂刀分屍，將屍骨存在破廟之中，自己正要打探事之虛實，希圖報復之策，今日老勝英偏偏來到我的茶館喝茶，放著天堂有路爾不走，地獄無門自來投。這小子想到這裡，計上心頭，遂對眾人說道：「我打算在板牆上掛一個板兒，為的眾人放零碎好方便。語畢，遂到後頭燒茶鍋屋子，去了不大的工夫，抱了三尺來長、一尺來寬的板子五六塊，放在靠勝爺坐著的桌子東面，轉身出去。工夫不大，一手提著鐵絲，一手提著一條三尺多長、四分來粗、用火燒紅了的鐵通條。列位，吳升並不是用鐵通條穿板牆掛木板，他是打算挨到勝爺跟前，照定勝爺致命處，用燒紅了的鐵通條紮勝爺，將勝爺紮死了，與他師弟師傅報仇雪恨。吳升提著通條進屋子，對大伙說道：「眾位多包涵，我要用這個鐵通條向板牆上穿窟窿，然後再用鐵絲吊起這幾塊木頭板兒。可有一宗，紅通條一穿木頭，必然冒點煙，眾位主顧們多受點委屈吧。」認識他的那幾位茶座都說：「不要緊，那還有多大的煙嗎？」吳升說著話，直奔第三張桌後而來。勝爺的座位靠板牆，後背離板牆一尺來遠。吳升要用鐵通條穿勝爺後背，勝爺的身後沒有地方，這小子遂由勝爺偏面，手提著紅彤彤的大鐵通條，心中暗道：「老勝英，老勝英，你害了我的師弟，又聽說害了我的師傅，今日也是你惡貫滿盈，我給你金風未動蟬先覺，暗算無常死不知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緊行幾步，奔勝爺右肋而來，就聽嘆的一聲，「哎呀！」

翻身栽倒。內中有一人大聲喊道：「掌櫃的，你是瘋啦！為什麼你飛開了鐵通條啦？可燙死我了。咱倆今天總得找個地方說理去，你看我這個喝茶的不夠人味吧？大熱的天，這一通條正正落在我的後背。」此人這麼一喊不甚要緊，滿室喝茶之人，哄堂大笑。吳升並不分辯，向那被燙之人瞇縫著二目，只是發笑，被燙的那人又是喊，又是「哎呀」。旁邊有一位喝茶的看著有點不公，站起身形說道：「掌櫃的，你這個人是買賣人嗎？為什麼你燙了茶座一通條，將人家都要燙死啦，人家與你說理，你連言語都不言語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難道說你燙死就不償命嗎？今天我倒要問問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吳升並不急躁，右手亂抖說道：「是我燙那位嗎？你問這位，他為什麼無故的兜了我一腳，將通條兜出去了。無故的我用通條燙茶座？一文錢是照顧我的，既是照顧我們的，就是我們的財神爺。這不是大家都看見啦，這位老人家，你是怎麼無故的兜了我的通條？人家哪兒不依呢。你倒是說話呀。」老頭聞聽，將眼一瞪說道：「你這個人真不通情理，你看看我這大年紀，連進茶館，我都是勉強扎著進來的。我在店裡病了好幾個月

的熱病，如今又轉了虐疾，整整發了一百二十四場。這才將將的好啦，我連道都走不動。我會用腳兜你的通條嗎？你叫大家評評。」吳升聞聽老頭這一套，心中說道：「這老小子真可惡，明明他踢了我手腕子一腳，將通條踢飛，到此時他不認帳啦。」吳升道：「我怎麼不說別人呢？明明是你站在第四張桌子角兒踢的我。」

眾人一看這位老者，年紀甚高，矮身量，黃鬚鬚，一臉油泥，穿著一件藍布破大夾袍，掛板的破鞋，麻繩係著。眾人這麼一看老頭的情形，真不像抬的起腿來之樣，大家這才給了事。有一個喝茶的說：「哪位後背挨燙啦，年輕的人，燙一下子倒不要緊，是誤傷，並非故意，若將這位老者連累上，你們要打官司，這位老者一著急，出不去屋就死啦，這場人命官司誰打？」這人這麼一說，大伙齊聲說道：「有理有理。」此時勝爺也站起身軀，將那受傷的人安慰了一回，勝爺又掏七八文錢，要了筆，給開了一個藥方子，共六味藥，有那好事的喝茶的，接過錢來，到藥鋪買了藥。勝爺又拿了一文錢，叫人買一文錢的黃醬，將藥末調好敷在患處，立刻止疼。

大家將事給了完啦，勝爺遂回頭說道：「這位老朋友貴姓？請這邊喝茶吧。」那位老者並不客氣，走到勝爺的桌上，說道：「喝你碗吧，聞著你茶真噴香。我買一文錢的土末，沏了一壺，非常之苦，連一點茶葉味兒都沒有。」勝爺叫過跑堂，再給添一個茶碗，倒了一碗遞與老者，老者說道：「你真是貴人吃貴物，這個茶葉真清香適口。」勝爺問道：「老朋友仙鄉何處，尊姓大名？」那位老者說道：「人的名兒，樹的影兒，要提起我的名來，真是無人不知，現在落了魄啦，就不能說啦。我就是三不歸：一不歸，堂前父母不能盡孝；二不歸，鄉里鄉親不能奉陪；提起三不歸，病在招商店，煎湯熬藥靠誰？六七月裡穿夾大袍，十冬臘月把蓑衣披，我這分難苦誰訴？」勝爺一聽，遂說：「老人家，我領教你貴姓高名？」老者聞聽，打了一個唉聲：「休要提起，我是大有名譽之人，我壓倒群雄，但是現時窮啦，就不是英雄，就算成了狗熊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我問老朋友，究竟是哪裡人氏？貴姓高名？請詳以告我。」這位老者又說道：「唉，我是閩人啊，就是不知死的鬼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老朋友，這是什麼話呀？」老頭說道：「我是不知死的鬼，你都不懂？我三隻金鏢壓倒綠林。我騷擾你兩碗茶，我走啦。」

勝爺說道：「別走，老朋友，我有話。」一句話未說完，老者站起身來，出了茶館。勝爺是光棍一點就透，方才覺著右肋一熱，鐵通條就飛啦，老者如今說道，三隻金鏢壓綠林，不知道死的鬼，豈不是譏諷自己嗎？勝爺見老者出去，勝爺由兜囊中掏出二三百錢來，放在桌上說道：「伙計，這是我們二位的茶錢。」語畢，勝爺走出茶館，見老者踢啦踢啦，向東而去，人煙稠密，勝爺不能在後緊迫他，遂在後喝道：「老朋友，我有話問你！」那老者連頭都不回，勝爺在後頭緊緊的跟隨。路南有個衙門，老者進了衙門，出了南衙門，直奔曠野而去，相隔不遠，前面有一片樹林子，那老者進了樹林，勝爺心中暗道：「進了樹林你還走的了嗎？」勝爺遂也進了樹林，東西南北舉目觀看，那老頭兒蹤影皆無。正在著急之際，勝爺就聽南面上有人說話：「蒼天哪，蒼天哪，真是生有處，死有地，想不到我這大年歲，死在這棵歪脖子樹上。」勝爺聞聲走去，一看又出了岔事一宗，那老者吊在歪脖子樹上，那老者上吊的那個樹枝子，也有小拇指粗細，這根繩子乃是一條老年間打算盤疙疸的紅三珠線，譬如現在的小孩頭髮繩相似。勝爺將大衣服脫下，放下小包裹，心中暗道：「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。」勝爺乃是久經大敵的俠客，勝爺上前一伸手托著老者的臀部，一手鬆開套兒，慢慢的將老者救下樹來。若沒有武學的工夫，一位救一位，還是真不容易。勝爺將這位老者救下來之後，將他放在塵埃，脊背靠著一棵樹，用手盤他兩條小腿。那兩條小腿，直挺挺，勝爺又不敢用力，恐怕傷了筋骨，慢慢的盤過膝來。勝爺用手拍著老者的肩頭，遂叫道：「老朋友醒來！為何這大年紀行此拙志？」上吊之人肚子裡一聲響，吐出一口濁痰，復又「哎呀」一聲，翻了翻眼皮說道：「是你救的我？」勝爺說道：「老朋友為何尋死？正是在下救的你。」老者說道：「你與我有仇恨？無故的上樹林子裡頭，找尋我來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老朋友，不是那樣說法，見死焉有不救之理？」這位老者聞聽，並不言語，伸手就給勝爺一個嘴巴子，勝爺焉能叫他打的著？身形向後一退說道：「朋友，你有什麼急難大事？你對我說明，尚能為力，必當分憂。」老頭說道：「我好不容易吊的斷了氣，那宗難受就不用提啦，人要沒有為難之事，誰也不想上吊。你知道我因為什麼難事嗎？你准能救我救到底嗎？」勝爺說道：「只要能為力之事，必然照辦。」老者打了一個唉聲說道：「明知說了也是白費，你執意非問不可，就對你實說了吧。在下飄流在外，因在招商店中，虧欠下許多的店帳飯錢，我腰間只有五文錢，置了這麼一條紅線，剩下一文，到茶舖子裡要喝點茶，一文錢的土末子，惡苦不好喝。正在那個時候，茶舖掌的燒紅了一條鐵通條，也不是要燙東西，也不是要燙南北，我也不是怎麼一碰他，他將通條拋出去了，正拋在人家喝茶的身上，人家不饒掌櫃的，掌櫃的不饒我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不用說啦，在茶舖子裡，咱二位不是還在一桌喝茶嗎，事也是我給了的。究竟你上吊所為何事吧？」老者說道：「我方才沒跟你說嗎？只剩五文錢都花啦，眼看著天氣漸寒，店飯賬不能清還，衣物還沒有一點著落呢，舉目無親，我有心沿門乞討，怎奈我出身學子，又拉不下臉兒來。老達官你請想，只好是一死，就算熬出來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我以為是多大的事情呢，原來為此。老朋友，我交你一個朋友，上有天堂、下有蘇杭，此地若能勤儉，乾點小本經營，必能生活。你雖然花甲之人，精力尚且健壯，我給你十兩銀子，你花上二兩銀子先換了衣服，然後還清店飯賬，自己再想法子，作一個小本的買賣，豈不好嗎？」老者聞聽說道：「你給我多少兩銀子？」勝爺說道：「十兩白銀足色。」

老者說道：「且慢，大樹林子裡你救了我，四外連一個人都沒有，無緣無故的你給我十兩銀子，我知道你安著什麼心呢？」勝爺聞聽大笑道：「君子濟人之急，你我俱都七十來歲的人，你怎麼與我開了玩笑啦？」老者說道：「你也不用給我十兩銀子，在店裡我也跟你談過，我在招商店病了三個月的熱病，熱病好啦，又轉了一場虐疾，整整發了一百二十場，今天我由店裡出來，三天沒有吃飯呢，你先請我一頓飯吃，有什麼話，我先落一個飽死鬼，然後再說。」勝爺說道：「那有何難？咱們就一起去吃飯去。」老者說道：「吃飯我可不能下窮飯館，我是闊出身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咱們找最闊最乾淨的飯莊，吃飯任你耍菜，你願意吃什麼，咱就吃什麼。」那老者說道：「好啦。」用手向樹上一指說道：「你把我那根上吊的繩兒給我先解下來。」勝爺一時被那老頭蒙混，那老者四尺來高，那條繩子掛在樹上七八尺高，究竟他那根繩子是怎麼掛上的呢？怎麼吊上的？勝爺是救人心盛，滿沒有思索那個事。解下來紅繩兒遞給老者，老者一撩破大夾襖，就填了裡邊啦。勝爺也沒有留神看他，老頭便將繩子掖在腰間，站起身形。勝爺下腰提起大鑿，披在身上，提著小包裹，那老者在先，勝爺在後，他二人出了大樹林子，仍然夠奔原道而歸。

那老者剛上完了吊，都閉了氣啦，被勝爺救過來，走道兒還是那麼快，工夫不大，進了東門，走了有一箭多遠，坐北有座大飯館子，門臉是油漆彩畫，藍匾金字，上書「五賢樓」。此酒樓在杭州屬第一，乃五位闊少開的，內有雅座，內容真分三六九等，老者在先，勝爺在後，進了飯館子。方要上樓，跑堂的說道：「嘿！尋錢在外面等候，別上樓。」老者說道：「你怎麼知道我是尋錢的？啊？我腦袋上寫尋錢的兩個字嗎？你這飯館子是賣衣縷，還是賣銀子？穿綢緞的不要錢嗎？你怎麼這樣狗眼看人低？我吃飯給銀子。什麼東西？穿的不受看，腰裡有的是銀子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掌櫃的閃開吧，閃開吧，咱們上樓吃咱們的飯。」勝爺跟隨那老者上了樓一看，真是一座闊酒樓，屋中名人字畫，山水人物，椅子面上都繡著細藤子席，陳設非常講究。老者在迎面上找了一張桌子，與勝爺分賓主落座。跑堂一看，直皺眉，沒等勝爺言語，那老者喊道：「有帶腿的來一個！」跑堂的過來說：「你要喝茶有茶牌子，你隨便點。」老者說道：「不喝，我吃飯。都有什麼吃的？你報一回，我聽聽。」跑堂地說道：「不用報，山珍海味雲中雁，燕窩翅子雞鴨魚，無一不備。」老者說道：「好大的買賣。我們老哥兒倆吃便飯，來幾個粗菜吧。」跑堂的心中說道：「看你這個樣兒，也是要幾個粗菜吧。」遂說道：「你都要什麼吧？」老者說道：「來一個爆龍心，炒風膽，燉熊肝，燴豹胎，小碗的紅燴鹿尾。鹿尾拿上來我得看看，是死鹿尾活鹿尾。要是活鹿尾用筷子一撥拉，他就得亂顫。再來一個花熊蟹掌。」跑堂的說道：「這幾樣全沒有。」老者說道：「你方才說無一不備。」

跑堂的說道：「我跟你說的是四條腿的牛羊肉無一不全。」老者說道：「好好，給我煨一個整個駱駝。」跑堂的說道：「不行，半個都不行，小點的行。」老者說道：「小點的就行？咱們就來一個小點的，給我燜一個猴兒崽子吧。」跑堂的說：「沒有。」老者說道：「年輕輕地說話要留身分，穿綢緞的吃飯給錢，穿破爛的也是給錢，不許狗眼看人低。給我們哥倆來一桌上等的酒

席，可是宴菜的，還要帶飛碟兒。」跑堂的說道：「上等的宴席帶飛碟的，每桌紋銀十二兩。」老者說道：「十二兩銀子一桌的來一桌。告訴灶上用新鮮的材料，做好了吃著得味兒，多給幾兩銀子酒錢。」勝爺一聽，不由的心中有點納悶：「十二兩銀子一桌宴菜，大飯量的人，幾個人也吃不了，他要了一桌。做好了，還多給幾兩銀子酒錢。三天沒吃飯啦，拿我解了恨啦。」勝爺又一想：「分明是他要將我寒碜在飯館子裡，吃完了我要沒有錢，好栽筋斗。」又聽那老者說道：「你們櫃上有女貞陳紹沒有？總得夠十來年的我才能喝。可得當面打封，我得看看，不是地道東西我不能喝。」勝爺要了一壺乾酒，隨喝隨添，跑堂的下去，不多時提上一罈子陳紹酒來，停著那老者當面打封條。打開封條，老者用匙子一打，直起花兒，老者說道：「不錯，真是多年的陳紹興酒。」比及一上來菜，勝爺大不耐煩，老者用筷子由碗裡挾出菜來，吃著味兒合適，他就咬咬吃啦；吃著味兒不合適，他仍然將菜放在原碗當中。酒至半酣，菜過五味，勝爺問道：「老朋友貴姓大名，仙鄉何處，可否見告？」老者佯為搶吃搶喝，假作不聞。勝爺一看他並不是真為搶吃的，就是吃著合適的菜，含完了菜還放在碗裡。老頭吃著吃著，「嘿嘿嘿！」自己笑啦。勝爺說道：「老朋友冷笑何為？」老者說道：「飽暖生淫欲，饑寒起盜心。我這時候吃的差不離啦，大師傅做的這些菜，味也不十分壞，倒很有兩個適口的，這時再叫幾位姑娘前來佐酒，餘願足矣。」

勝爺這一聽，心中不悅，站起身來說道：「你六十多歲的人啦，我是七十多歲的人，怎麼你還這樣的不老誠呢？我問你姓什麼叫什麼，家鄉住處？問了你有八次啦，你裝糊塗，不是不說，就是所答非所問。此時酒足飯飽，還得來幾個姑娘，你才適意。叫人家看看，豈不成了老不知好歹嗎？你看我勝某怎麼樣？」

勝爺心中的意思是大概你必知道姓勝的，你看姓勝的為人怎樣？

有叫人家看不起的地方沒有？這位老者一聽說姓勝的怎樣，他說：「我看你就不錯，白鬍子老頭兒，肥胖肥胖的。這個飯館子有雅座，咱們倆挪雅座裡去吧。」勝爺聞聽一怒，跑堂的在旁邊一笑，勝爺的面上也紅啦，一伸手照定那老者就是一個嘴巴子，這位老者在座位上就勢使一個雲裡翻身，勝爺連他的大夾襖都沒打上，又來一個燕子平身式，縱出窗戶，樓外是平台，又一擰身子，燕子鑽雲式，縱上樓房。列位，那位老者坐著來個雲裡翻，就式燕子平身縱出去，又一個燕子鑽雲縱上樓房，這幾手武學，沒有四十年真正的苦工夫，簡直就辦不了。勝爺「啊」了一聲，說了一句：「真是乾家子！」說著話甩了大斃，縱出樓窗外，擰身子跟蹤，也上了樓啦；勝爺向外縱的時候，跑堂的正由下面端著菜上樓，一看屋中飛開了人啦，窮老頭也沒有啦，闊老頭也飛啦，跑堂的端著托盤心裡一哆嗦，就聽「叭叭」一聲，將托盤就扔了地下啦，大海碗四個也摔碎啦，濺了一地。旁邊吃飯的客人，也顧不得吃飯啦，俱都站起身來，由樓窗裡探出頭去看飛人，眾人莫不驚疑咋舌。勝爺上了樓房，東西南北四外一看，那老者蹤跡皆無。勝爺心中暗道：「他雖然快，我隨後就跟著上了房啦，怎麼他就沒了影兒啦？」勝爺站在樓房上捻銀髯思索：「我平生向來不與人開玩笑，老者敬之，少者賓之，這個病夫必是高人。在茶館喝茶之時，我覺著我的軟肋一熱，掌櫃的通條梢就飛，隨後他言說不知死的鬼，一定是他將掌櫃的通條給踢飛啦。此人武學的工夫不在我之下，就是他在樹中上吊時，那是懸狐之氣，大珠線豈能吊得住人呢？我由樹上將他救下來，兩條小腿直挺挺，那是天華蓋閉著氣呢。我請他吃飯，他又與我玩笑，到底他是朋友是冤家呢？再說我一生一世，並無玩笑之人，我若是在房上躡房越脊找他，白晝之間，叫眾人觀之不雅呀。」勝爺思索至此，遂由樓上下來，仍進屋中。各飯客俱都注視勝爺。跑堂的叫道：「老爺子你是怎麼回事？你會飛吧？」勝爺之為人，不會說瞎話，這回老英雄也說了謊語啦，叫道：「跑堂的你有所不知，我們倆人這是玩笑。」勝爺又說道：「我可並不認識他，我是辦案的，這個老頭是大飛賊，他故意打扮的這種模樣，他將我蒙混啦。你如不信，可以將你們掌櫃的請來，我這裡還帶著批票公文呢。」